

毛澤東評點《智囊》

第六分冊

官版

智囊

卷六

六

智囊卷十一之十二

膽智部摠叙

馮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膽也。其濟則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入不犯，非無膽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憚而不入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膽臣。君令則臣隨，令而不往，與夫不令而橫逞者，其君弱。故膽不足，則以智鍊之。膽有餘，則以智裁之。智能生膽，膽不能生智。剛之克也，勇之斷也，智也。趙思綰嘗言：食人膽至千

剛勇無敵。每殺人輒取酒吞其膽。夫欲取他人之
膽。益己之膽。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
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膽益壯。則古人中之以威克
以識斷者。若而人。吾師乎。

膽智部威克卷十一

侯生

班超

溫造

哥舒翰 李光弼

柴克宏

呂公弼 張詠

黃蓋 況鍾

蘇不韋

誅惡僕

竇建德

陳星卿

李福

薛元賞

羅點

膽智部威克卷十一

履虎不咥。鞭龍得珠。豈曰溟滓。厥有奇謨。集威克。

○侯生

夷門監者侯嬴年七十餘好奇計秦伐趙急魏王使
晉鄙救趙畏秦戒勿戰平原君以書責信陵君信陵
君欲約客赴秦軍與趙俱死謀之侯生生乃屏人語
曰嬴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
昔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
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固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

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兵。晉鄙合符。果疑之。欲無

既、矯、工、令、必、責、以、逗、遛、之、罪、非、慢、然、爲、無、名、之、誅、
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
進大破秦軍也

信陵邯鄲之勝決于椎晉鄙項羽鉅鹿之勝決于
斬宋義夫大將且以擁兵逗遛被誅三軍有不服
栗願死者乎不待戰而敵已破矣儒者猶以擅殺
議刑是烏知扼要之策乎

○○班超

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
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

俱使西域。超到鄴善。鄴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明。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鄴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鄴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

古今第一大膽

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

六○人○用○之○有○千○萬○人○之○勢○

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

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

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

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于是召鄴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明主。令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
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

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鄴，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必如班定遠方是滿腹皆兵，渾身是膽。趙子龍、姜伯約不足道也。○遼東管家庄長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于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

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躑躅體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莊云此壯者膽勇一時何減班定遠使室家無恙或傭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圖矣人急計生信夫

○耿純

東漢真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

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緝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

○溫造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無所問

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并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其刀劒而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秤舉其索則刀劒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閤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叛。

○○哥舒翰

李光弼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懼求國

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劔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謁
翰。翰命部下梓于庭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帝下
詔褒獎仍賜擢屍更令翰決屍一百。

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
東。衆侮易承業或褻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
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于光弼衆以麾下
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
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
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